



西方大学理想的嬗变、模式、挑战与应答

■张安哥 甘永涛

本文通过对西方大学理想的嬗变、模式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与探讨,揭示其内在的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大学理想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挑战,并提出在继承与发展中走出一条现代大学理想的新路。

[关键词]大学理想 嬗变 模式 挑战 应答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4-0232-05

张安哥 (1951—),男,华东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院校管理;甘永涛 (1977—),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东交通大学高教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院校教育管理。(江西南昌 330013)

理想总是高于且先于现实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对于什么是良好大学教育的理想,我们就无法从事教育。教育正是对牵涉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的潜能的唤醒,是浸于“文化——心理”之间的精神创生。

一、西方大学理想的嬗变

西方大学逐步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被誉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西方大学理想的发展轨迹存在着三个“拐点”,英国牛津大学的纽曼理想、德国柏林大学的洪堡理想、20世纪的美国大学理想,代表了西方大学的历史发展方向,也揭示了大学理想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纽曼时代:英式大学理想的复兴

在纽曼时代,构成英国大学自由教育的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开始发生变革。始于18世纪末的法美

资产阶级思想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逐步渗透到大学领域,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科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逐渐上升。而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大学固守传统,注重理性培养和性格养成,排斥科学教育。以斯宾塞和赫胥黎以及爱丁堡评论派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倡导者,不断抨击牛津和剑桥的保守和封闭,要求这两所大学进行改革。英国大学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发起了一场“新大学运动”。这场运动危及英国高等教育几百年来形成的古典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使传统的英式大学理想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纽曼以人文主义者的身份,写下了《大学的理想》,指出:大学是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自由的知识或哲理是大学的教育目的;提倡博雅教育和从事智力训练;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训练良好的社会成员,提升社会格调。纽曼的大学理想无疑给英式古典大学理想打了一剂强心针,深深地影响着当时以及后来欧洲国家的大学。

(二) 洪堡时期：大学是探索知识的场所

洪堡几乎与纽曼生活在同一时代。在西方国家中政治和经济所占据的地位，在德国却是由学术研究占据着，德国对教育的信念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与之比拟的。特别是普鲁士于 1807 年大复兴后建立了柏林大学（1810 年），这所大学给 19 世纪的全部大学工作树立了样板。

1809 年 1 月，洪堡受命出任普鲁士教育部长，同年 7 月，他上书申请创办柏林大学，改革普鲁士的教育制度。洪堡提出了有名的柏林大学理想，他主张：大学的相对独立和学术自由，主张教研统一，学与术分家。在洪堡理想的影响下，德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令其他国家刮目相看，人们很快将视角投向德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制度。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国家纷纷效法德国大学模式，改造各自的大学，洪堡理想成为此时期各国大学的标杆。

(三) 美国大学时代：大学是社会服务的中转站

1850 - 1914 年，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赴欧洲留学，愈来愈多的学生选择德国作为留学国家。从 19 世纪后半期起，这些德国归国的留学生开始运用德国的模式改造美国大学。1860 - 1920 年是美国大学改造与发展的主要时期。通过这一时期的改造，美国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构建。而且，美国在根据德国模式改造自身大学的过程中成功地修正了德国模式中某些僵化的方面，使美国的大学制度具有许多新的特征。美国大学将诸多不同大学理念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独具美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开创了多元化高等教育与巨型大学的模式。美国大学一方面继承了德国大学重研究的传统，一方面也继承了英国大学重教学的传统，以及独有的服务社会的美国观念，从而形成自己重教学与科研、服务社会的大学理想和独特风格。美国自 19 世纪后半期以后大学的改革与蓬勃发展为其经济后来居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美国经济与科学技术在 20 世纪的巨大进步与其高等教育的诸多优点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西方大学理想的三种模式

大学理想属于价值论范畴，从哲学角度更能揭示大

学理想的本源特征，大致上可分为理性主义模式、工具主义模式与存在主义模式。

(一) 理性主义模式

理性主义模式下的大学理想，强调对永恒真理的追求，甚至为了保持其纯洁性，知识应与市场和政治场所相分隔。实现这种分隔的途径之一，是把大学作为“象牙塔”。在大学理想的建构上，理性主义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纽曼、洪堡、怀特海、赫钦斯、弗莱克斯纳等。理性主义模式下的大学理想的主要内容：

从大学性质的层面上看，纽曼认为，大学是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大学的职能是教学，不是科研，大学是为传授知识而设。洪堡则主张教学与科研的统一，认为大学应相对独立和享有学术自由，摆脱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干扰，但又认为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大学的教育内容上看，理性主义者一般提倡博雅教育，纽曼与赫钦斯是典型代表。纽曼认为：博雅教育是存在于文化之中，大学通过传授知识，培养或造就有智慧、有哲理、有修养的绅士，以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从而提升社会格调。赫钦斯主张：大学应提供博雅教育，为培养永恒的人性服务，而不是使人能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生活，也不是使人能适应某种特殊的环境。大学应该是理智的共同体。大学应帮助人类学会自己思考，发挥理智的领导作用，并提出了有名的“名著”计划。

从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上看，怀特海主张智力训练用“智慧率知识”，把教育从死的知识和无活力的概念中解放出来。他认为，大学既是教育的机构，也是研究的机构，但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在“富于想象”地探讨学问中把青年人和老年人联合起来。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大学的任务就是要把想象力与经验融为一体，培养智慧的力量。他还认为，由积极想象所产生的激动气氛转化了知识，在这种气氛中，一件事实就不再是一件事实，而是被赋予了不可言状的潜力。大学的理想，

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力量。大学的任务在于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变为一个成人的力量。

(二) 工具主义模式

工具主义模式下的大学理想认为,大学不应该成为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大学有责任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提供服务,人们追求知识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认为,教育不是要努力使人完善,而是要努力使人舒适。大学应适应环境的需要,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并与社会形成合作关系。工具主义大学理想的代表人物有克拉克·克尔和德里克·博克等。

克拉克·克尔认为,当代大学是一种新型的机构,一种多元化的巨型大学。它维持与传播真理,探索新知,它服务社会,产生效益,它保持稳定的自由,它的成员为真理而献身。这种多元化的巨型大学是实现国家目标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智力城。克尔认为,知识在指导整个社会发展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居于中心地位,大学又是知识产业的中心。大学对工商业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成为在它们面前晃动的“诱饵”。随着大学与工业界关系的密切,大学和各工业部门正从物质上和心理上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大学中心有相互联合的趋势,克尔形象地称其为学术山脉,因为最高的山峰是从最高的高原上耸立起来的。克尔认为:“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提供服务。今天,知识是为每个人服务的。”^{[11] ⑦78)}

德里克·博克认为,大学应走出封闭的象牙塔,现代大学已从19世纪的单纯封闭性机构,变成现在的沟通社会各界、身兼多重职能的超级复合机构,它的规模与威望将同社会对它的需求和干预同步增长。大学应严格区分社会的长远利益和近期需要,一方面为社会提供现实服务,另一方面又不失自己的根本使命,如基础研究、远景预测和道德传统教育。他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国家越来越依靠三个因素:新的发明创造、训练有素的人才以及专业知识。在美国,大学基本上承担了前两种要素的任务,并且也是第三种要素的主要源泉。总之,大学应扩展其业绩,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美国提高竞争能力的需要,满足提高美国生活质量的需要。

(三) 存在主义模式

存在主义模式下,关于大学理想的主要观点:知识带来自由,可以使人免于偏见与无知。真实的存在包括完整的个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一个完整的人,应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学生应该运用外在的知识,对他自己做完全的界说。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要让每个人认识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责任等。大学教育的作用不过是帮助学习者学习等。存在主义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有尼采、雅斯贝尔斯、加塞特、艾肯、沃尔夫等。

尼采认为大学的功能在于文化的陶冶。他主张对古典艺术和文学的教育,特别是古希腊语;这种文化教育必须在一个严格训练体系内实施。他还认为,真正教育制度的产物是少量的天才。

雅斯贝尔斯关于大学理想的论述:大学既是专业学校,也是文化中心、科研机构,大学是由教师与学生组成的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的团体。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学生知识,还要培养学生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与科学思维方式。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有三个主要功能:专业训练、完人教育、研究。这三个功能形成一个整体,是完善生活必不可少的因素。他还认为大学有四项任务:第一是研究,教育和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这四项任务构成了大学的理想,缺一不可,否则大学的质量就会降低。

加塞特认为,大学是教育一般学生成为文化人和拥有许多专业的机构。大学有三个基本功能:传递文化,教授专业;科学研究与新科学家的训练。大学的主要任务在于陶冶和充实一般人感受时代所暗含的文化风格。

“大学必须依其自己的观点,处理当前重大论题:文化的、专业的与科学的,大学必须确信其本身为一种主要精神力量……在狂暴中代表宁静,在妄动与无耻的愚蠢中代表严肃与理智。”^[12]

作为大学理想的三种主要模式,理性主义模式注重自由真理的追求,认为大学是“象牙塔”;工具主义模式注重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视大学为“器”;存在主义模式是一种全面的改造,大学目标是培养“完人”。三种模式不存在孰优孰劣,它们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态的,它们埋嵌在各自的历史过程当中,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三、大学理想面临的挑战

(一)功利性价值取向的凸显

随着 21 世纪的来临,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由于入学人数剧增,而政府财力有限,大学不得不面对社会越来越大的升学需求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不足等现实压力。学费的持续增长而校园的工作和学习条件持续退化,最终使学生要面对拥挤的教室和日趋恶化的教学条件。而且,许多大学缺乏独到的治校理念和鲜明的个性,批量生产势必导致千人一面的僵化局面。这就使得大学理想所追求的大学人在人格气质上的张扬成为空谈。

(二)大学人“牛虻精神”的迷失

大学人应该具有“牛虻精神”,有着一种反省批判的姿态与目光,使之免于在“常人状态”中沉沦,并能不断超越更新,创造更高远的境界。然而,大学人对这种精神生活的坚守陷入了困境。赫钦斯认为,美国高等教育混乱的原因“就是追逐金钱。当一所学校为谋取金钱而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它必定会丧失其精神,同时通常也得不到金钱。这很可悲,但却是千真万确的”^{[3](P3)}。

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泛滥导致了人的精神家园的失落,导致了人的异化。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的造物成了主宰创造者的异己力量。席勒写道:“人类注定永远只能是整体中的一个残片,因此他本身也只能发展出一种残破的生存方式,他绝不会发展出存在的协调性?只能变成他的事业、他的科学的一个复制品。”^{[4](P278)}

(三)大学师生关系的疏离

由于高等学校教学的分工化和专业化,教师和学生的接触日益减少,技术的进步却导致师生关系的疏离,教师对学生的精神熏陶和人格感染作用无法体现。师生关系的疏离是目前大学教育的一个普遍现象。《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对美国高校的本科生教学评估时,把 25 人以下课程所占比例,作为衡量其教师资源的一个重要性指标,一些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这一指标几乎达 70%。

美国大学在德国化的过程中,注重科学研究,注重本科生教育,使学生和教师的距离加大。纽曼认为,大学

的任务在教学,因为“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5](P13)}。师生关系的疏离,使大学很难在两代人身上架起一座桥梁,由于不能很好的引起学生的求知欲,从而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四、现代大学理想对挑战的应答

(一)大学理想的时代追求

首先,学术研究是大学的使命,学术自由是大学存在的条件。

大学的发展源于学术研究的繁荣。德里克·博克认为:“学术自由原则仍然是大学履行知识发展义务的一个基本价值标准。这项义务是实现大学目的的基础,因而不能损害研究和学术自由而去维护捐赠人的声誉,或是避免触怒对那些持不同观点者进行惩罚的反对派别和小集团。”^{[6](P38-39)}如果认识不到自由的学术环境对学术研究和学术界的重要影响,也就不会充分理解大学在寻求尊重他人利益和对外部世界存在的问题作出建设性反应方面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学术自由既是西方国家的核心价值,也是建构中国现代大学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其次,学术自由是对学术尊严和学者尊严的捍卫。

自由的宽松的氛围是学术研究最理想的环境。学者的使命就是探索真理,服从真理,为社会服务,学术自由不能偏离这个方向。因此,学者要维护学术的尊严和自身的尊严,就必须在学术创造上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从而,发展学术和引导社会潮流,提升民众对社会各种问题的认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再次,学术自由是大学发挥批判和创新功能的保障。

大学通过独特的教和学使大学人学会思考、学会思维、学会批判、学会创新。批判是大学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创新是大学发展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赫钦斯曾说,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地隐没于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当然,学术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它需要学术道德限制。

(二)大学师生相互砥砺

大学是传承和创造知识的场所,为教师和学生所创造的浓郁人文氛围,有利于发挥师生的想象力。充满学问和想象力是大学人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彼此尊重的——尊重人、尊重人性的师生关系。

大学的目的不仅是要让学生获得技能、服务社会,更高的目的是“使人性变得完美,不是靠消除人性,而是要为人性添加一些超越自身的东西,并指引它瞄准比自身更高的目标”^{[7](P1539)}。雅斯贝尔斯说:“一个民族的将来如何,全在于父母教育、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一个民族如何培养教师,尊重教师,以及在何种氛围下按照何种价值标准和自明性生活,这些都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8](P54)}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类如何发展大学教育,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和人的个性在大学发展的标准、根据和尺度中的地位怎样,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三)大学理想应该体现理性价值和反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大学虽然需要不断地与商业、政治和社会实践相联系,成为时代发展的火车头,反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下,它们又必须游离于商业的、政治的以及形形色色的现实改革的控制之外。正如著名高等教育学者弗莱克斯纳指出:“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9](P33)}这个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独特的理性价值。大学具有从学理和思想上关注、思考、讨论、反思和批判社会理论问题的权利和学术责任,它使大学成为公认的学术思想、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中心。^[10]

但是,现代大学已经成为具有多重功能的庞大机构。大学理想的理性价值已不能涵盖其所有的功能。在这种背景下大学不但要适应而且必须投入到观念更新的过程中去,在充分发挥其自由、创新、批判等功能的同时,广泛吸收其他思想的养分,寻找新的逻辑生长点,在继承与发展中走出一条新路。

[参考文献]

- [1](美)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 [2]Durce F. Baker. *Existential Philosopherson Education*[J]. Educational theory, Vol XVI. 1966 ,(3).
- [3](美)罗伯特·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4](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郭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5](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6](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 [7]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通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 [8](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 [9]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M]. New York: Ox -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10]雷志敏.中美高校教育的文化传导[J].求索,2007 ,(3).

【责任编辑:俞 晖】